



## 蓦然回首

## 难以割舍的三斗柜

1969年初春,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不足17岁的我只身去农村插队落户。在那间阴暗潮湿的土坯屋里,三斗柜和我一起领略了初春的开犁耕地,盛夏的开镰收割,深秋的高粱搬运,严冬则和伙伴们围坐在油灯旁一同侃大山……

那时我在知名中学耀华中学就读,父母都去了干校,哥哥分配到千里之外的企业,弟弟年幼在学,经学校批准,跨区和另一所学校的学生到离津门较近的农村接受再教育。

此事一落实,行期似军令。家里人各忙各的事,谁也帮不了我。我开始骑车跑路,打点行装。在物资十分匮乏的年代,市场上供应的东西极为有限,记得当时用下乡插队的证明信买了一件价格为6元的维棉衬衣,又步行到商场,买了一双样子难看却耐磨经穿的电工鞋,再准备一些旧衣物、被子和枕头等,惟独少了一只箱子。那阵子最时兴的就是带上一只棕红色木箱,把所有东西往里一放就算搞掂。偏偏家中没有,市面上又买不到。急中生智,看见屋内有一个奶奶去世后留下的三斗柜,高1.4米,宽近1米,上边两扇门,下边两个大抽屉,有点像眼下的梧桐柜。虽说笨重些,但一不用花钱,二不用赶制,还经济实惠。找来一位会木工的小学同学修理了抽屉,花三元钱配上锁,再刷上一道清漆,蛮像回事。接着草绳打包装车,待运到插队落户的村子一亮相,鹤立鸡群,引得老乡啧啧称许。

文/刘宝民(天津)

柜子搬进知青屋,它与众不同的作用就立马显现出来。别人(同屋的三名知青)均是上开式大木箱,谁的也不能压着谁,占地面积大,使用空间小。由于木箱很矮,想放点诸如闹表、镜子、饭盒、肥皂盒、水杯等生活用品十分不便,因为你要不断地从箱子里取物品。常常是拿一次东西,清理一回箱面,弄得人人喊烦。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方知妙。我带去的柜子占地面积与箱子基本持平,柜门和抽屉都向外开,还不影响柜面摆放物品,同时1.4米的高度恰恰好。于是,四个知青的餐饮、洗漱用具理所当然地找到了合适位置。而我带去的那些大部头书籍、日常用品、被子、衣服等都可以分门别类地存入各个柜门和抽屉中,在生活管理上自然有了不可比拟的优势,还为空空荡荡的屋子增色不少。老乡们讲,人家孩子才像个下乡过日子的样子,连柜子都带来了,我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三斗柜居然拉近了我与乡亲们的距离。

在那间阴暗潮湿的土坯屋里,三斗柜和我一起领略了初春的开犁耕地,盛夏的开镰收割,深秋的高粱搬运,严冬则和伙伴们围坐在油灯旁一同侃大山。那时的生活非常艰苦,卖力气干一天,仍挣不下两角钱的工分。待到大秋后,收的粮食勉强够口粮,留下几斤绿豆和白高粱米,当新鲜物存放在柜里,以便捎回去让家人尝一尝。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三斗柜如同一位无声的朋友伴我度过了那段难以忘怀的时光,以至于在回城时,村里有人想出钱买下三斗柜,我都舍不得卖,还是雇了一辆毛驴车拉到公路,搭上返津的长途汽车运回家中。如今45年过去了,自己经历了搬家、成家、工作调动和儿子结婚等诸多事情,所有的旧家具已荡然无存,惟有三斗柜竟奇迹般地保留下来。它仿佛在默默诉说着昔日发生的故事,也成为人生路上的一段见证。



## 蹉跎岁月

1970年4月3日,我来到江西新余百丈峰下龚温小山村。不久,朱红色的映山红花开满山,把泥墙灰瓦,古树葱郁的小村装点得分外妖娆,远处白云缭绕中的百丈峰若隐若现,鸡鸣声中,炊烟冉冉升起。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晨湿润带着花香的空气,把从山上采来的一把野蔷薇花蕾养在茶缸里时,龚温生产队里30余户农民们新一天的插秧农作开始了。

插秧,当地叫栽禾,老表口语说“栽窝”。说实话,当我们几个上海知识青年刚刚来到此地,吃靠土井水,煮饭砍柴火,读书煤油灯,下田打赤脚。四月春耕插秧农忙季节是山村最关键的时刻,要抢在五一节前把秧栽完,否则会影响后面的农活。当年此地农耕生活原始,老屋漏得厉害,

## “栽窝”

文/杨忠明

害,床下积水,有的猪圈灶头鸡窝就在床边,老鼠出没,跳蚤满床,天不亮,睡梦中被有线广播响起的《东方红》乐曲惊醒。插秧季节若是遇到下暴雨,农民照样摸黑披上蓑衣,戴上斗笠出工,冒着轰隆隆的雷暴雨在田里工作十多小时,所谓鸡叫做到鬼叫。

秧苗天不亮时农民已经从秧田里拔好挑到田头,一把把秧均匀地抛到水田里,农民手把手地教,左手握秧把,右手分秧大约7到9根,五指并用捏住秧根根部用手垂直插入泥里几寸深,太深太浅都不宜,手势正确最重要。当时插秧有的还要自己用眼睛目测对准前排别人已经插好的横距和竖距,插乱了横竖间距以后耘禾无法操作。种田也真不容

易,有一次我在稻田里被蚂蟥叮咬,隐隐作痛,用手一拉,软软韧韧的,血涌出,止不住,吓得我哇哇叫,在插好秧的田里一阵乱踩乱踏,把田里刚刚栽下的秧弄得一塌糊涂。队长狠狠骂开了:“喂,喂,那位学生,来此添乱,怎么胡来?!快上来,不要栽了,回去!”哎,我真难为情啊……问题又来啦,我在太阳下干了一天插秧活,晚上腿脚开始发胀酸痛,腰酸背痛都来啦,走路也疼……

几十年前的农村插秧一幕还在梦中出现。不过话要说回来,久居城市的人,不到农村体验生活是感觉不到农民兄弟的辛苦。当年农村艰难的生活,实实在在地磨炼、滋养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坚强意志,想想还有它的某些好处。



■ 67届上海市光辉初级中学毕业生刘志坚,1968年来到江苏省大丰县上海农场工作。照片摄于1972年,刘志坚在农场保养、驾驶拖拉机的情景



## 难忘旧谊

## 相聚“1116”

1968年11月16日,那是一个让我终身难忘的日子。那天,我随黄浦区的知识青年一起奔赴了江苏省大丰县上海农场,成为了一名农场员工,从而开启了迈向社会的人生征程。近两年来,每年11月16日这一天,当年的农场战友都会从四面八方赶到人民公园聚会,大家嘘寒问暖,畅聊过往轶事,思绪万千。往事讲不尽,诉不完,就像一坛尘封的老酒,越陈越香。

有位战友小宋在聚会上向大家展示了他保存的一张当年分配到大丰农场的录取通知书,很是自豪。大家纷纷赏阅了一番,称赞他有心,一致希望他好好保存下去,甚至传给下一代。在我们看来,这份历史的见证比首张生肖猴邮票还珍贵,因为它是无价的,绝版的!

大家回忆起当年进驻农场时的那些事,如数家珍,每一件事都会唤起大家共同的回忆:初到大队时入住的茅草棚仓库,在泥地上铺上茅草席地而卧;在零下十摄氏度的寒冬兴修水利;在那未开垦的盐碱地上垦荒种地;学会育秧、播种和收获;男帮女助的工作和生活情景;以及首次领到18元工资的喜悦之情,这是我们人生的“第一桶金”啊……

1972年开始实行知青上调政策后,不断有人上调回城,进入工矿学校司法系统等企事业单位。表现出色的也不少。据说现任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也来自大丰农场。

如今,大丰(现海丰农场)兴建了一座知青纪念馆,馆内的碑文上镌刻着当年每个知青的名字,展示了一些记载着当年知青战天斗地的历史的物品。好多老知青纷纷重访故地,倍感自豪。

当下,我们都已步入退休之年,社会保障体系和养老服务制度的完善,使我们的生活质量有了质的飞跃。愿每年11月16日都能与大家相聚! 刘志坚



## 活在当下

## 这样老去挺好

在金色的秋天里,农友们如约来相聚。

我们这拨知青,都是迈向老年之列的人了。彼此一如年轻时的亲热,握手拍肩相拥笑问:你怎么一点都没有变啊?你好吗?最近在忙啥呢?

有农友在家里为家人服务,含饴弄孙,在爱的付出中,享受着亲情快乐的;也有身体好、想得开、走得开的,积攒余钱,时常找合适的时日,相约三五至亲好友在国内、国外兜兜旅游看看,再在微信上晒晒自己开心的;更有一些年轻时的文艺青年,重拾闲情,热衷于弹琴唱歌跳舞,参加各种夕阳红老年比赛活动的。看看听听农友们制作的视听作品,有的颇具功力,参加电视娱乐秀节目,也不会难堪,有的不过尔尔,甚至有走音走样的,却都自信心满满。他们是真情、开心地投入。农友们要唱出心中的歌、舞出生活的美好。

偶问一位农友在忙啥?“养鸽子。”内向、不善言辞的农友话语不多,这样告知大家。

鸽子,倾注着他的爱心,检验着他的责任,充盈着他飞翔的希望。说话木讷的农友,他要放飞美好,把心中的话写在高高的蓝天上。

我呢?闲暇时,喜欢看看书报、写

写文章。看到自己写的文章,被刊发在各种报纸杂志上,心里就有一点点小小的进步感、喜悦感。我知道自己的写作,不会鹏程万里,但我的明天一定晴朗美好。

年轻时,我也曾写诗作文投稿,走过一段“文青”之路。生存需要五斗米,而写作,往往是精神上的追求,一般人难以靠写作谋生。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生活,让我理性地搁弃了我的写作爱好。

现在已届退出辛劳打拼的职场,时间于我,不再紧绷,终于有了闲暇。于是,饭后茶余,空下来,谈谈俗事、忆忆往事、说说身边事,练练笔、写写文章,甚是惬意。

心,不再奢求,只为怡情。

是的,光阴荏苒,青春远逝。皱纹如蚯蚓般横卧在我们的额头、眼角,鬓雪偷换了我们的青丝。但我们心中依然没有放弃对美好的向往。

写作投稿,是为了放飞自己叽叽喳喳扑腾的思想;唱歌舞蹈,是为了释放自己热情奔放的快乐;养鸽放鸽,是为了在穹辽的蓝天,书写我们生命的自由和爽朗。

我们渐渐老去,我们乐呵呵地老去。这样老去挺好!

周云海